

漢留全史章次

第一章 漢留之原起

第二章 漢留之定義

第三章 漢留之沿革

第四章 漢留與洪門之對於明室遺老

第五章 漢留之海底

第六章 漢留之中落

第七章 漢留之復興

第八章 漢留之組織

第九章 漢留之統系表

第十章 漢留與洪門之大事統系表

第十一章 漢留之職名

第十二章 漢留之別名

第十三章 漢留之運用

第十四章 漢留之香堂規則

第十五章 漢留之對內規則

漢留全史章次

復旦大學圖書館
546.9
5105



FUDAN

JPZ00000302839 復旦圖書館

漢留之對外規則

第十六章

漢留之對外規則

第十七章

漢留之例書

第十八章

漢留之雜條

第十九章

結論

漢留全史

第一章 漢留之原起

有明之季，南安有鄭芝龍者，天啓時擄海島爲盜，崇禎元年（戊辰），受明室招撫，授歸德將軍。因吳三桂以愛姬陳圓圓被李自成擄去之故，引清兵入關，圖復私仇。殊多爾袞覓席捲中原，據天下爲己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民族慘史，神人共憤。芝龍於順治二年（乙酉），奉唐王稱帝於福州，是爲隆武，圖恢復。順治三年（丙戌），清兵取福建，殺唐王信數百人，遁入海島，據南澳。桂王稱帝於肇慶，是爲永歷，封鄭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連攻舟山及福建等處，軍勢大振，復取台灣爲根據地。清帝患之，詔芝龍喚子歸降，不然，斬首夷族。芝龍不得已，含淚作書，遣卒馳往，成功拒之。清帝怒斬芝龍，并夷三族。幸成功二兄鄭喜丹，遠客粵中，未及於難，是時正順治十八年（辛丑）補人執永歷帝，送吳三桂軍前。成功既悼明室之亡，復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舉痛繼絕。卽於是年九月，與所部兵將，結爲弟兄，分品級作進步次序，誓必復仇。卽將該部駐兵之金台山作會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遠堂。約盟來歸者。又四千餘人。由此金台山之名播於全國，聞風興起者，頗不乏人。成功見當時之士大夫，醉心利祿，無可與謀者，恐後起受清室之僑術餽賂，視顏事仇，乃遣其部將蔡德英，方大成，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等，（係洪公弟子爲洪門前五祖。）向中原發展，後入福建少林寺出家，（此爲福建九連山少林寺，非河南登封縣之少林

寺也。一世系相傳，遂開洪門之端，成功復遺部兵，選其精明幹練者，分赴內地宣傳民族主義，組織漢留，利用下層工作，故使士大夫不願加入，免觀內容。分道揚鑣，各事其事者，有黨、培、魏、翁、風、火、爵、盧、僧、道、錄、卒、戲、解、幻、聽等等。就常地組合若干人，秘密結社，開山立堂。政府愈防閑，精神愈奮發，組織愈寬廣。故當時清政府之防漢留與洪門，猶清末之防革命黨也。不幸鄭成功於康熙元年（壬寅）六月十八日薨於台灣駐紮所，（洪門尊爲武宗）。子經立，遺命以「金台山寶鑑」，作重件保存。康熙十九年（庚申）鄭經兵敗於廈門，次年（辛酉）以憂憤卒，次子克塽立，康熙二十二年（癸亥），被清提督施琅，率兵攻取，克塽自刎，台灣平。當克塽尚未自刎之先，恐先人遺物，被清兵攫去，用鉄匣沉之海底，雖成功初創革命未成，而後起之漢留團體，幾於無地無之，從此排滿空氣已瀰漫於天下矣。

第二章 漢留之定義

漢留雖別同音之字體有三，然綜其意義，均富有民族精神，革命思想，其宗旨純潔則一。今以音同字別之字體維何？曰：漢留之「留」與「流」「劉」是也。各就其義，引而伸之，以見我漢留之特殊焉。夫漢留者，漢族之遺留也。先進憫明室之亡，異族主國，留下革命種子，作滅清復明之計也，故名漢留。又名漢流者，漢人之流亞也。滿清以儒術牢人，恐漢族子孫被其收買，故創漢流以別之，以明我是漢人之流，非滿人之流也，故名漢流，復名漢劉者，桃園結義，誓共死生，取漢室劉關張之義也。凡人結義，必祀桃園，亦必效法桃園，故名漢劉也，今以三字同音，均有取義，何以細思於留，以我民族精神，當留諸萬世而不磨。

也，故漢留之定義也如是。

第二章 漢留之沿革

漢留之編起，始於鄭成功之金台山，第一章已言之甚詳，惟自金台山而後，各國時地關係，組織微有不同，即海底辭句語氣，亦因之各別，蓋當時之所謂政府，直視漢留爲禁例，海底爲禁書。壓力愈重，組織愈寬，而香規令式愈廣。因之言人人勞，莫衷一是。以我有組織有統系之漢留，惜無精確之記載，但組織既廣，每多散漫無稽，既無典藉可稽，復無記錄可按，即各家筆記，亦東鱗西爪，今僅就昭昭在人耳目事實可按者，或沿革一章，以資考證焉。

溯我先進開金台山時，祇有山堂而無香水，因金台山爲鄭成功駐兵之所，主官命令，爲所欲爲，無待另爲開山，插草爲香，酌水爲酒之必要。故當時祇有山堂而無香水者本此。成功部將陳近南（洪門稱爲宣宗）探知吳三桂潛蓄異志，或能滅清復明，奉鄭命往四川雅州聯合諸同志，於康熙九年（庚戌）開精忠山，亦祇有山堂而無香水。惟開山各令略異，因近南與成功之地位懸殊，不敢僭用藩王語氣也。此爲改革令式之始。案近南開精忠山本旨，以吳藩既蓄異志，當能復明，而在四川潛伏健兒，便於取事。殊三桂雖然反清，却是爲己，不是爲明，近南大失所望。乃養晦待時，觀望不發。是時有燒兩牌之方寶良者，綽號「雙帽棍」，貪利忘義，在建昌鎮告變。建昌鎮台馬唐武率親兵五百人，圍陳宅，幸近南精武術，變服潛逃至湖廣白鶴洞出家，後稱白鶴道人，由此漢留忌用兩牌，凡稱叛盟會者爲「雙帽棍」。此爲品級改革之始。迨至嘉慶十九年（甲戌），貴州林懷明開筑青山。其子林謨，英委補

落，任使尚義，有乃父風，舉超超投入流，礙於生父在堂，嗣子不敢僭越。協議設換袍一料，以便超拔子姪，俾免後起訛次，愈趨愈下。於是父子可以同堂，祖孫亦可以同堂。惟從矮舉記名之日起，須呼大伯謂叔三年，始能稱哥論弟。正式出井上履，矮舉記名，從小老么起，因大老么爲十一號，係正式品級，而小老么係記名矮舉，在品級上爲半步故也。至今邊省各區，尚有「子姪舉換袍，先請問林海」之語。此爲矮舉換袍，改設半級之始。繼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永寧郭永泰開義忠山時，先在福建潮人手內，尋獲「金台山寶錄」原本。因時代變遷，語氣稍弱。託凌桐階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適應用。即名之曰，「海底」。又名「金不換」。此爲增改原本稱「海底」之始。從此規模大備。以後開山立堂，以郭永泰原本爲圭臬。雖各屬因地制宜，自爲風氣。但山堂範圍，越不出十條十款。至宣統三年（辛亥），閩川保路事起，我僑留在川省內十六屬，外十六屬，紛紛組織同志會，聲勢浩大。僑魁金國。我國民黨在武漢起義，賴此互助之力，推倒滿清，卒達光復目的，由此漢留組織，各地公開。民國元年（辛亥），遂同川都督尹昌衡出山，即以各屬同志會大聯合，總稱興漢公光復會，當時提議，今團體既經變更，查議忠山原本，係封建時代口吻，且多神怪之談，於方今團體之新趨向，似有未合。爲因時制宜計，推劉師亮參酌今昔情形，冗害刪之，缺者補之。此爲團體變更，修訂海底之始。溯我先進自開金台山以來，迄今三百年，雖中間屢有頓挫，精神毫未退損，復經改革五次，經過若干艱巨，將百折不回，奮發民族精神，愈久愈厲，宜我漢留之見重於世，有由來矣。

第四章 漢留與洪門之對於明室遺老

漢留之富有民族精神，已如上述矣。當時復有洪門始祖名洪英者，字啓盛，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人，明進士，原隸復社，入史可法（洪門尊爲文宗。）幕，銜命至燕京，窺探虛實，游說三桂復明，三桂不允，乃遍訪王夫之（號船山）傅山（號青主），黃宗義（號梨洲），顧炎武，（號亭林）等，共商大計，由王船山作史論，以明順逆，黃梨洲作明夷待訪錄，以尊華攘夷。然習以文字作精神上之宣傳，而無物質上之實際力量。幸傅青主顧亭林二公，一在陝西創辦匯眾號，以流通經濟。定當舖條例，以調濟貧窮，我漢留在台灣各地又復直接間接，盡量鼓動，無如清運方興，徒費人事而已，第四傳二公，以廉潔自好之頑儒，何來如此巨款，因流寇李自成爲陝西米脂縣人。在其流賊時代，以所握金寶，盡數贖贖鄉密，及清兵入京，又慮其西走，與所部下，將北京財物，搜劫一空，擬回籍作富家翁計。先驅部隊，已到達陝西境內，後方部隊，因清兵逼迫，乃竄入湖廣之羅公山。自中以孤身出遊，被村人打死。聞賊遂平。該先驅部隊，所解回陝金銀珠寶，遂成無主之物。是時而公方講學陝西，傳公亦至，傳公得聞賊已死密報，乘關兵不備，與地方人士密商，提取財物，盡發密藏，共得金銀捌百餘萬兩。乃地匯號，設當舖，盡量作地方公益，舉正紳監督以責其成。滿清以前主中夏，意在收買人心，此款亦未追問。陝西與山西地面，無故中得此一筆橫財，遂稱富庶，以故邊省各區，凡業匯眾號與當舖者，大部爲山陝人。至今各當舖與匯眾號，尚有當光棍之語。光棍者，以無技藝可附之光棍，可開匯眾號與當舖是也。當時諸遺老，忠於明室，可謂竭盡人事；然終莫如食如糖糴禍之慘。查如龍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大明天下，康熙初年，僞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逼真。書中意義，皆係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均具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冊，購之走藏。

南，嵩山寺僧舍。爲血書一通，上平西王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盟津之會。王乃漢人，必能排滿，當年之事，王係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樞紐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之機會。」令一童子於王府上之。其意終露佈於人，脅迫平西以不得不從之勢。殊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仍將原書揣還。後如龍以假銀事敗，露於曲靖府。曲靖府知府李素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仇，得書札甚喜，然見其言稿牽涉疆臣甚重，遂取而焚之。惟以上平西王之血書，中督朝聞於撫，令千總董三朝解之入京。如龍臨行時大呼三桂曰：「我死不足惜，爾滅九族，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由此清廷疑滇意深，終順治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二月之叛。如平西王能徇舊如龍之請，清庭能否建國，尙不可知，一誤漢國，再誤誤人，三誤誤己，三桂所謂全無心肝者矣。當時須多愛國之士，如柳敬亭之書；蘇峴生之曲；王復如等之彈詞；蕭金樞等之大鼓。雖屬微藝，皆以復明爲職志，無如繼起無人，旋即消寂，而遺老諸公，亦乏實力，不過於文字上之宣傳而已，惟我漢留與洪門作毅力之奮鬥，嚴密組織，屢屢屢興，迄今二百六十八年，卒達到推倒滿清，還我河山目的，較之明室遺老諸公，殆過之而無不及焉。

第五章 漢留之海底

海底名稱，由永寧郭永泰開鑿忠山始。永泰先世，爲雲南大理府人。常隨父執，販藥材走滇黔山中，以故與滇黔愛傑善。道光十五年（乙未）省期服叔於福建之廈門道署。暇時出遊，偶憩民家，見其藍米甕有舊書一本，而署「金台山寶錄」五字。書面蓋有小圖章一顆，文曰：「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知係成功遺物，問所來由，自言伊父，生時業漁，善泅

水，能於水中伏一晝夜。於海底得一鉄匣，苦無法揭視，竭三日之力，始將鉄匣開，內貯金珠數件，小玉印一方，舊書一本，餘無他物。因不識字，不悉何書，永泰以百錢購得，並問玉印安在。答曰：曾與鄭某。永泰又以百金十兩贖回。從此『金台山寶錄』並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郭永泰等開議忠山所傳各令，並派員組織之秘密書，即名『寶錄』。又名『金不換』。當時各會員所領證書，均蓋有『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十字，均鑄至平倘有存者。惟『金台山寶錄』與鄭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國之亂，不知下落，爲可惜也！查金台山開山令式，與新時代多有未合，茲照錄原令八章如下。

金台山開山令

「明運聖恩兄大令下，滿堂哥弟聽根芽，令出開山并戲耍，猶如金殿領黃麻。只爲滿清無人馬，解纜擒我大中華。揚州十日遭殘殺，嘉定三屠更可嘆。把我人民當牛馬，視同奴隸差不差。馬歸袖又加馬褂，涼帽綴馬鞭花，本藩開言嘆氣嗟，率同愛憐奔天涯。權借台灣來駐紮，金台山上飽風沙。今日結成香一把，勝似同胞共一家。萬衆一心往前殺，聲搖山嶺起龍蛇。不怕滿清軍威大，捨死忘生推倒他。還我河山纔罷罷，補工有術效神媽。人生總要歸泉下，爲國捐軀始足誇。戰死沙場終有價，將軍馬上聽琵琶。爭回疆土功勞大，流芳千古永無涯。我精神我馬，勇往直進莫吁嗟。大衆弟兄情不假，請進香堂把誓發。」

金台山鎮山令

「曉曉傳過開山令，鎮山大令說分明，開山無寶把山鎮，恰似浮萍未定根。第一鎮山孝爲本

第二鎮山弟是尊。第三鎮山取忠信。第四鎮山禮義興。第五廣恥牢記定。第六作事要公平。第七修身崇德信。第八同胞誼要真。第九三綱最要緊。第十五常永保存。諸般至寶把山鎮。願衆身體力行。惟善爲寶古所訓。我輩應當效古人。大衆哥弟遵此令。漢留身價重千金。倘有違犯違此令。刻條編逐不容情。故爲犯法不安分。軍法相繩問斬刑。我今傳出鎮山令。滿堂哥弟盡知聞。」

金台山戒牲令

「金台山傳出了戒牲大令。明遠堂衆哥弟細聽分明。多爾袞帶滿兵把明蹂躪，好河山變作了胡虜鐵蹄。大明朝也不少官居極品，國臨亡都作了袖手旁人。我營中齊動了普天忠憤，賦同仇作敵。搗血爲盟，弟兄們在今朝結義刻額。一個個效桃園誓死共生。在桃園祭蒼天馬牛爲靈，在我輩遵古禮束帛載牲。當兵人原本是忠孝爲本。若君父有大難力往前行，但願得弟兄們同拼性命。願胡虜同建州復我燕京。也不枉官與兵袍聯異姓，大功青史上永遠標名。」

金台山細把令

「明遠堂中大令下。滿堂哥弟靜無譁，既是拈香宜細把，表示同胞共一家。團結精神力量大，明室爭回賴着他。第一存心勿欺詐，第二案子不開花。第三作事休虛假，第四不可亂抓拿。第五不談無理話。第六不可動奸邪。第七內不相殘殺。第八外不開嘍囉。第九栽瓜休逗壠。第十不作兩頭蛇。十條誠令牢記下，一條不犯始堪誇。今日細香一把，同心協力保中華。」

金台山讀把令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吾人結交以義氣，義氣深時共死生。請觀管鮑分金日，使人千古仰知心，更觀羊左捨性命，留得芳名直到今。再看桃園三結義，漢留萬世尊聖型。梁山義氣昭寰宇，至今猶說宋公明。既結同袍同性命，不分主將與士兵。大眾一心往前進，佇看指日復大明。兄弟弟後皆平等，同作明室一殿臣。」

金台山拜把令

「難得同袍袍義弟，復明宗旨衆心同。自從拜把金台後，沆瀣都歸一氣中。」

金台山咒堂令

「誓海盟山下咒堂，各人表示己心腸。同袍若有欺心事，亂箭貫心一命亡。」

金台山掃火堂令

「一掃東方甲乙木，流氓惡鄰皆就戮。二掃南方丙丁火，還我河山事必果。三掃西方庚辛金，誓驅胡虜洗噴腥。四掃北方壬癸水，大眾一心營戰機。轉到中央掃火堂，大眾繫記在心旁；殺盡胡兒方能手，一齊努力建中央。」

上列八令，係「金台山寶錄」原本所載，故多謬王口吻。後世組織，宗其模範，改其語氣，或爲「海底」。且經迭次傳抄，不免有魯魚亥豕之嘆。或因輾轉口述，更不免以訛傳訛。故

「海底」一書，難得確切真本也。

第六章 漢留之中落

陳近南謂鄭成功而起，在四川開精忠山後，卽遣方賓良叛盟，在建昌鎮告密，幸近南武術過人，否則死於建昌鎮鎮台馬廐武之手，由此精忠山英雄，風流雲散，值滿清迭出英幹之主，稱昇平盛世，人民各安生業，積久漸忘，卽反對滿清諸遺老子孫，亦被清室以儒術收買，不但反之逆之，且臣之妻之，歌功頌德於無窮矣。尚有一事，見滿清以科名餌取儒士者，常明社既墟，諸生多抗節不試，後經上諭着地方官出示，凡山林隱逸，有志進取者，一體收錄，如有抗節不到，終身不得予試。於是諸生乃相率而至。昔有人作詩以嘲之曰：「聖朝特旨試賢良，結隊夷齊下首陽。家裏安排新頂帽，腹中打點舊文章。當年深悔拋周粟，今日輒思吃滿糧。非是一朝偏改節，西山薇蕨已精光。」詩雖俚俗滑稽，亦是諸生當日實事，於是可見持節之難。當時所未受牢誦者，惟我漢留與洪氏。均以祖仇未復，不輟進行；但少數人附和，亦徒嘆奈何！祇有靜待時機，再圖後舉。此我漢留中落之一絕大原因也。

當時與我表同情者，尚有最少數部分，於中落期間暗中掙扎，雖無補於我，但其用心，亦不可多得，表同情者何？卽今之所謂火居道是也。該道不居寺觀，住處自由，世系相傳，惟不削髮，以示不忘明室之義，留此根本，若一朝暴發，可立地復明。溯其由來，根據金之倭以十不從限調滿清，條例中有：「儒士從而僧道不從」一條。故藉以爲由，仿呂純陽祖師先例，仍混居城市，娶妻生子，別名火居道。清帝以該道等係最少數人，亦無其他能事，置諸末究。此雖與我表一部分同情，但螢火星光，無濟於事。不過民族中有此一種不忘明室之

人類而已。至金之優之以十不從限制滿清者何？即「男從女不從。」「女子准纏足。」「生從死不從。」「人死時准以明室衣冠入殮。」「老從小不從。」「幼童准戴紫金冠着圓領服。」「陽從陰不從。」「人死遺像准用明室衣冠，故畫人物者多循古制，相傳繼承，有同年某，工畫人物。恥承時降清，思有以辱之。適承明古補大慶，賀客盈門，正稱觴之際，某捧繪事至，向承明曰：「老哥華誕，弟無以爲壽，恭繪「加官進爵」「圖祝老哥千秋」。展其圖，而貌則承明，衣冠則明制。承明赧然，中心快快。不久，尋卒。至今所畫加官進爵圖，即其遺訓。」「官從隸不從。」「皇隸有戴簪帽綴雞毛與拿鬼頭刀者。」「賦稅從如文字語言不從。」「民間不習滿文滿語。」「儒士從而婚姻不從。」「滿漢不問親。」「服制從而官秩不從。」「漢員官職品級仍循明制。」「儒士從而僧道不從。」「僧全削髮，道全蓄髮。」「庶民從而僮仆不從。」「優伶准全蓄髮。」等是也。故火居道依據此條，故能保全至今，其用心亦良苦矣，在當時尚有如此顯然復明之表徵，羣衆少爲注意，而我漢留亦未注意及彼，苟當時能切實聯絡，作下層工作之互助，當不至戛然中落也。

第七章 漢留之復興

漢留主力，自遭方寶良破壞以來，卽行衰落，更值清室承平，人民樂業，一般有志之士，輒光隱迹，靜待時機。及道光中葉，清政日衰，外交上種種失敗，郭永泰等，見有岬可乘，以「金台山寶鏡」和號召，在永甯開蕙忠山，當時會盟者，約四千餘人，繼起洪楊變亂，禁令已弛，而蕙忠山哥弟，偏滿各省，江蘇李雲龍開東梁山，浙江何步瀛開終南山，又王金寶開萬雲山，廣東肅朝舉開天寶山，山海關肅松山開寶華山，甘肅楊鴻鈞開金龍山，又開虎

咸山，江西劉家福開飛虎山，湖南王森寶開萬雲山，四川顏鼎章開大峨山，李雲九開青城山，雲南胡佑臣開金鳳山，又胡雲開開天興山，甘肅賈桂林開西涼山，四川胡文翰開九成山，又張聯第開華陽山等，此爲事跡可考，昭昭在人耳目，其他事稍秘密，漫不可稽者，猶指不勝屈，從此漢留與洪門之盛，互相結納。惟漢留之盛，在旱地邊區省分較多，洪門之盛，在水道中匯省分較多，因性質稍有不同。一取固定，一取流動也。各省漢留之盛，莫過於四川。及保路事起，即四川省會一區，仁字旗公口。至三百七十開道之多；禮義所至不與焉。至如鄉區各堡，與夫臨路之腰店，靡不設有公口，招待往來者，日不暇給。故民間有一期末無白丁，清末無倖子。之語，以見我漢留復興之盛，有如此也。

第八章 漢留之組織

漢留團體。係聯合地方感情，原取所義，其組織法，先詢其人之身家已事，如身家清，已事明，不爲羣衆遺棄者，卽業驚，培，飄，猜，風，火，爵，虛，僧，道，緣，卒，戲，解，幻，聽，等等，均能入會。惟須取得恩，承，引，保，四大盟兄，始有會員資格，亦有祇用恩保引三兄者，今將容納各方面理由，及各方面生活行動，分述如下。

驚者，驚疑也，彼方若不驚疑，無取財方法，故定名曰驚。別之以男子九女驚，子四驚，共十三驚。雖行道不同，而生產方法則一。先就男子九驚言之：算命推流年歲三才板者爲「子平驚」，算命代卜課推數者爲「三元驚」，算命代看相者爲「柳子驚」，算命捉雀龍者爲「嘴子驚」，算命彈三弦者爲「咭味驚」，瞎子算命掛胡琴者爲「點點驚」，測字者爲「柴葉驚」，看相者爲「解盤驚」，摸骨相者爲「手棚驚」，此爲男子九驚。漢留本無婦女，

附帶女子問語言之：婦女下鄉抽花費者爲「花花費」，抽花費代拾魂幡脂者爲「帶帶費」，抽花費代觀水陶看香面者爲「抽抽費」，抽花費代賣丸藥者爲「奶奶費」，此爲女子問語。統名之曰：「驚生意」。

培者，培植也；卽設攤賣藥物也。俗稱「開平攤子」，分「文開平」，「武開平」，「內開平」，「外開平」，「根根棚」，「馬馬霜」。設攤子發賣膏丹丸散，代臨時看病者爲「文開平」，設棚廠擺刀叉及種種武器打藥者爲「武開平」，設攤子擺列各種補藥，或賣藥品食粥，藥酒，以及各種藥品飲料者爲「內開平」，以多功，按摩，符咒，神水，祝由科等治病者爲「外開平」，在荒地或空場扯棚勢賣梗子藥者爲「根根棚」，如芳香，白芷，人參，洋參，何首烏等等，俗名「根根棚」，以有實貨之生植物，由根根長出也。有假冒各種藥品，套人吃藥，得錢後馬上要走，恐被騙人覺悟，還錢不足反生糾葛，故名「馬馬霜」，凡醫藥賣錢者，統名之曰：「培生意」。

飄者，飄放也；卽江湖上之「飄葉子」也，分用資本與不用資本各種，如寫字條多張，實上俚俗不堪之各種字謎，在茶社酒肆內向客索錢，或言同道，或稱同門，或言會觀不遇，謀事不成，闖學堂，進工廠，飄葉子一張便來匡佐，此爲不費資本之「飄葉子」。又有以字畫墮落上款送人，或用各種寶物向有癖於此物者投之，謂此物爲他人之物，暫寄伊處，今因要事出門，無所寄託，請足下代爲寄存，以便時時還伊各云云。癖是物者，以爲便於受用，至不可暫離之時，或經損失，而寄物者忽至，謂物主索還原物，癖是物者，或不肯捨去，或已離損失，無原物償還，非索多金不可，此爲用資本之「飄葉子」。縱上各門均係飄放行爲，統名之曰：「飄生意」。

猜者，猜度也，卽測量也。世俗多有稱鴨、塔、飄、測、者。因鴨、塔、飄、猜四字，全是平聲，測字是仄聲，不合江湖四字之義，故定名曰鴨、塔、飄、猜。至猜之一道，涉義寬廣，除「文虎」爲文人遊戲外；其餘含賭博性質者居多。如「開寶」、「搖寶」、「詩謎」、「花寶」、「估價」等等，均屬猜字範圍，以設一謎局，而以衆人猜之，猜而能中，獲利無多；猜而不中，全注其輸。故猜之爲害大矣哉！至若「彩票」、「獎券」，亦猜之屬也，故凡有猜度測量者，統名之曰：「猜生意」。

風者，順風也。風順則進；風逆則止，故名順風。凡乘此道者，常用一有妻首之青年婦女，攜一有蓋簞而。在僻靜地方；或繩口上兀坐。如遇老年老者，便作安閒態度，酷似在鄰近探親者，使人不疑。如遇青年男子獨行，便作倉皇之色，故意檢視簞中之物，使青年得見，肉裝新色衣服，金銀首飾，且有大白銀幾錠。如青年動容先問，便含淚而言，似不勝情者。如青年不問，則翻向青年問路，分明現處某縣，遠問數百里使彼動疑，許以問某縣何故，自言：「妾前與某縣某人，私相愛悅，但只暗有婚約，終未明訂，殊伊一去年餘，迄未見還，今若母將我易嫁，吉期已定，實難挽回，願償舊情，願嫁依戀。今日背母私逃，乃訪尋吾愛，大哥曾識某人否？煩爲導我前去，尋得其人，感恩不盡」。青年見有如此便宜，豈能怏然而去。或言相識，或不相識，均有順風之法，勾人上釣。如言相識，卽請送伊前去。且自謂有川資，如青年饒於美色，卽墮入彀中。如言不識，卽卽順風轉舵，願捨彼就此，假爲使附，並將所攜各物貽贈，如青年貪財好色，相從以去，卽於僻處賃屋而居。然不久，便有中年婦人，攜僕婦垂肩而至，入門卽指此女大罵曰：「賤婢辱沒祖宗門戶，盡矣。」責令立返。女跪懇曰：「女固不肯，背母私逃，但木已成舟，其將奈何！不如以錯就錯，令塔出

見。女人內即青年出拜，女母見而驚曰：「吾兒諸事，雖屬私約，但此子固是福相，妻亦幸矣；惟吾家係紳門第，此媳祇恐非可久居者。」於是相偕逕往他處，租大屋以居，買僕婢家俱各物，飾為大富門面。噫！騙局怪此發覺矣。由此令其子與當處富商家締結，常與較大之綢緞莊往來，初則令其送貨，與以現金，坦白交付，堅其信之詞。積久，復令其增向舊貨莊取多量貨件，使得貨者令人攜貨相以，抵家，置之密處。某間，將原貨物去若干尺，故實諸送貨人，責其欺詐，與之盡理，不決，向舊莊之經理論理，亦不決，竟於門設，須臾，其堵斃矣！於是伊家之父母妻子親戚人等，聞而齊集，喧嘩亂哭，食曰：「貨莊經理人以欺詐取人錢財，更毀人妻死，非自於官，償命不已。」門右有地其軍機大者，從中調解，搗局喧矣，先是其婿在末赴貨莊取貨之前數小時，其丈母則以毒酒中，令其飲之，塔不知也，此一風門中以生命作騙局之一則也，復有一種吹風者，亦曰「風門」，前清有外省署調折者，朝內必有史援，否則，不久，必受處分，或被參撤，此為官場慣例，傳聞廣東某督，與直親王素未一面，見邸校有直親王奉命朝南海之行，一日有官船於附省十里下旋，情未知會地方官及地方保甲，每日只喚妓女上船侍酒，詢其主人，自稱珠寶客，體態軒昂，舉止闊綽，每宵妓，動數百金，一般受賞之妓女，紛紛傳頌事，及各署官吏，秘密督府，派人偵查，是夜於船上見一人手提內務府燈籠，似登岸市物者，行未及百步，船上又一人登岸捉提燈籠者問，偵者伏暗處竊聽，有人作京腔責之曰：「誰教汝提此燈籠上岸，倘地方官知道，必有一番刑罰。」而主子亦怪我在外招搖。一續續有喧嘩之聲；偵者急趨曰：「奴才初犯，王爺，下次不敢矣。」作京腔者復云：「再呼王爺，與我重打。」爾乃改稱老爺，始罷，須臾，被責者出，則不復前者所攜之燈籠矣。偵者睹此情形，詳報督府，以為的確是成親王。